

Il Libro di Difinizioni

Filostrato

爱情十三问·爱的摧残

〔意大利〕乔万尼·薄伽丘 著 肖聿 译

Giovanni

Boccaccio



译林出版社



Il Libro di Difinizioni Filostrato

爱情十三问·爱的摧残

〔意大利〕乔万尼·薄伽丘 著 肖聿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情十三问·爱的摧残/(意)薄伽丘著;肖聿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2.1

ISBN 978-7-5447-2361-9

I. ①爱… II. ①薄…②肖…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意大利—中世纪②叙事诗—意大利—中世纪 IV. ① I546.43 ② I546.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98876号

书 名 爱情十三问·爱的摧残
作 者 [意大利] 乔万尼·薄伽丘
译 者 肖 聿
责任编辑 韩继坤
特约编辑 孙文栋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60毫米 1/16
印 张 18.75
字 数 210千字
版 次 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447-2361-9
定 价 29.8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爱情十三问 / 1

致读者 / 2

译 序 / 3

I 有关爱情的问题 缘起 / 9

II 第一问，由菲罗科坡提出 / 19

III 第二问，由帕梅尼诺提出 / 27

IV 第三问，由一位年轻女士提出 / 35

V 第四问，由梅内冬提出 / 41

VI 第五问，由克罗尼科提出 / 61

VII 第六问，由一年轻女子提出 / 71

VIII 第七问，由伽勒昂提出 / 79

IX 第八问，由年轻女子葆拉提出 / 93

X 第九问，由蒙托里奥公爵费拉蒙特提出 / 99

XI 第十问，由阿斯卡列昂提出 / 107

XII 第十一问，由年轻女子格拉乔萨提出 / 113

XIII 第十二问，由隆伽诺提出 / 119

XIV 第十三问，由玛萨莱妮提出 / 127

XV 结 论 / 135

爱的摧残 / 139

译 序 / 141

作者序言 / 146

正 文 / 155

爱情十三问

致 读 者

三思后行，莫只看表面，
不然，你便会失之误断；
我不教授爱情，不讲爱的教益，
亦不开治疗爱疾的灵丹妙剂；
我讲述爱情带来的烦恼、
爱情的欢乐与雷霆风暴；
讲述最能表明爱情的做法，
及无论优劣、何种选择最佳；
做一番比较，革除陋弊，
找出真正的佳良之举；
读者会从中将快乐找到，
去满足他们向善的头脑。

译 序

《爱情十三问》原名《辨异书》(*Il Libro di Difinizioni*), 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作家乔万尼·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 1313—1375)在1340年用意大利语写成的作品, 内容为几个贵族青年乘船出海, 被风暴吹到了一座古城, 羁留数日, 偶遇该城的几名贵族男女, 便应邀参加了他们的饮宴和消遣。众人选出美丽的王族女子菲娅美达做女王(相当于我国古人行酒令时的令官), 然后轮流提出有关爱情的疑难问题, 请她作答。在与众人的辩论中, 菲娅美达对这些问题做了精辟的议论, 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薄伽丘将13个问题巧妙地嵌入同一个大叙事框架中, 寓理于事, 夹叙夹议, 尤其是精心设置的不少两难情境, 使问题具有开放性的答案, 每每使人联想到19世纪美国小说家斯托克顿(Francis Richard Stockton, 1834—1902)的短篇名作《美女, 还是老虎?》。《爱情十三问》中的议论见仁见智, 有的是对于善与恶的道德思考, 有的是对于利弊得失的取舍权衡, 有的则出于对爱情心理的深入剖析, 形象地反映了文艺复兴早期意大利社会的爱情观和道德观, 并显露了人文主义思想的萌芽。

本书虽然篇幅不长, 却容纳了丰富的思想内涵, 具有富于机趣的思辨色彩和层叠连贯的巧妙结构。因此, 在问世后的

六百六十多年间它一直吸引着众多读者，其原作及译本至今仍是欧美各大图书馆的热门藏书。

翻开《爱情十三问》，我们很容易看到作者八年后的成名作《十日谈》（Decameron，作于1348年—1351年）的雏形，很容易发现屡屡出现在作者几部重要作品中的女子菲娅美达（Fiammeta）的名字。从《爱情十三问》到《十日谈》，我们可以追索薄伽丘思想和艺术发展的脉络，看清后者成型的来龙去脉。

首先，这两部作品采用了本质上相同的结构框架：《爱情十三问》将13个问题集中在一天讲出的故事中，其契机是五名贵族青年男女因乘船失事来到帕忒诺珀古城的一个花园中，《十日谈》则将100个故事分十天讲述，其契机是十名贵族青年男女为躲避瘟疫来到佛罗伦萨城外的一个花园里。两群人都置身于这种阿卡狄亚式的世外桃源，都推举出当值的女王（或国王），由她（他）主持，或讨论爱情，或讲述趣事。菲娅美达在《爱情十三问》中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十日谈》第五天的轮值女王也名叫菲娅美达。其次，《十日谈》中的两个故事还承接了《爱情十三问》的内容：第十天第二个故事（《劳力达的故事》）沿用了后者第十三问的故事，而第十天第三个故事（《爱米莉亚的故事》）则沿用了后者第四问的故事。可见，《爱情十三问》的内容与形式在《十日谈》中得到了保留、提炼和生发。提倡个性解放，讴歌有血有肉的爱情，这是两部作品共同的思想内容。

《爱情十三问》是一曲爱情颂歌，它热情地抒写了爱的珍贵、爱的忠诚、爱的甘苦和爱的牺牲。它旨在“讲述爱情带来的烦恼、爱情的欢乐与雷霆风暴；讲述最能表明爱情的做法，及无论优劣、何种选择最佳；做一番比较，革除陋弊，找出真正的佳良

之举”（见本书卷首诗《致读者》）。薄伽丘的兴趣并不在叙事，而在从不同侧面探讨爱情这个永恒主题。他笔下的爱情已经不是古典神话中那种天上的爱，而是当时人间的爱了。他不但辨析了爱情的种种心理，如狂喜、痴迷、忘情、嫉妒、羞怯、彷徨、思念、失意和绝望等等，而且表达了新兴市民阶级的价值取向，即重视现世幸福，推崇人的智慧，赞美善良、忠诚、慷慨的品德，提倡敢作敢为的进取精神。这些都体现了人文主义精神的觉醒。

《爱情十三问》是薄伽丘 27 岁时的作品。可以说，它也折射出了作者当时的心境，是作者对心中爱情的自况，是对恋人菲娅美达的礼赞。菲娅美达是西西里国王罗伯特的私生女，闺名玛利亚，当时已经结婚。像但丁笔下的彼阿特丽切，像彼特拉克笔下的劳拉，薄伽丘笔下的菲娅美达也是理想女性的化身，也是激发诗意灵感的源泉，也通过巨匠的名作而化为不朽。《爱情十三问》的通篇，尤其是第七、第八、第九和第十一问，无不洋溢着薄伽丘对菲娅美达的难以抑制的热恋之情。在第七问中，薄伽丘借伽勒昂之口，唱出了献给菲娅美达的恋歌。在他眼里，菲娅美达“在三重的高天上”。这的确是她在青年薄伽丘心中的位置。他的密友和老师彼特拉克于 1373 年去世后，薄伽丘也写出了一首十四行诗，其中让彼特拉克笔下的劳拉与自己笔下的菲娅美达在“三重的高天上”会面。我们知道，在但丁的《神曲》中，天界的第三重是金星（维纳斯）天，居住着多情的灵魂；而《神曲》又是薄伽丘最心仪的经典之一。

同时，薄伽丘也巧妙地表达了他与恋人社会地位差别的担忧。菲娅美达是王族之女，声名显赫，而身为商人私生子的薄伽丘，当时还是个教会法律学校的学徒，默默无闻。社会地位的悬殊和礼法的约束，决定了他对菲娅美达的爱在很大程度上

上是柏拉图式的。这在《爱情十三问》里表现得极为明显。书中人物提出的一些问题，微妙地反映了薄伽丘对恋人难以割舍的深情、对这份无望爱情的执著，也道出了他对自己“身无彩凤双飞翼”的无奈。他追问该不该去爱地位高于自己的女子，他探究该不该去爱已婚的女子，他想知道思念恋人是否比与她见面更快乐。这些深中肯綮的议论不但是薄伽丘的真情告白，也会引起众多性情中人的共鸣。

就形式而言，《爱情十三问》无疑还不够成熟。它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叙事作品，而更近于情节化的散文。作者似乎尚未找到表达内容的最佳形式。例如，书中第四问由梅内冬讲述的那个故事，对魔法师忒班在寒冬建造花园的经过做了大量的铺叙，使全章结构显得失衡；而我们看到，《十日谈》里的同一个故事却大大压缩了这段文字，表明了作者驾驭结构能力的成熟。《爱情十三问》中的故事只有两个作用，一是设置问题产生的情境，二是论证各方提出的观点。书中包括菲娅美达在内的所有人物都是表达作者见解的传声筒。人物的对话虽然典雅，却失于雕琢，其议论也带有古代拉丁文学的明显影响，例如其中所有举例都取自古希腊罗马神话。而《十日谈》却极少如此引经据典，其语言更加生动活泼，其风格更贴近日常口语。《十日谈》用托斯坎俗语写成，很适合其短篇话本式的内容，更便于叙事，而《爱情十三问》的语言简古，行文周致，更适于陈言立论。

值得注意的是：在薄伽丘的众多作品中，《十日谈》的文体风格仅仅属于《十日谈》，其他作品的风格大都与它不同。究其原因，大概有二：一是薄伽丘深谙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精通拉丁语典籍和但丁的作品，其早期作品深受古典的影响，尚未形成独特的个人风格，例如，《爱情十三问》中描写太阳

东升西沉时，依然仿照古罗马作家的手法，将它说成是“福玻斯五次出游，又五次返回”（第一章）。这使人想起他在更早的作品《菲罗柯落》（*Filocolo*，1336年作）中，也曾将日落写成“福玻斯的骏马在一天的劳累之后，将冒着热气的身体浸入西方的海水中”。二是他在后期作品（多属“觉今是而昨非”的忏悔之作）中有意皈依古典，追求雍容典丽的文体，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文学作品当属《西方名媛传》（*De Mulieribus Claris*，1362年作），该书用拉丁文写就，以古典史诗和普鲁塔克、奥维德和维吉尔等古罗马作家的文风为主臬。在后期作品中，薄伽丘不但在思想上倒向了当时的主流话语，而且其文风也复归了古典。

反观《爱情十三问》，我们却欣然地嗅到了人文主义精神的缕缕清新之气，虽然尚不浓郁，但毕竟已在释放馨香。应当说，《爱情十三问》是一块璞玉，它表达了作者青年时代的思想，是作者真情实感的写照，其中讨论的爱情问题也大多带有普遍性和启发性，足以引起后世的思考和争论，为后人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思想酵母。正因如此，这部六个半世纪以前诞生的作品才具有了独特的价值和永恒的魅力。

肖 聿

2002年9月

I

有关爱情的问题 缘起

佛罗里奥姓菲罗科坡，与蒙托里奥公爵、阿斯卡列昂、梅内冬和玛萨莱妮，一道乘船去看望他的朋友彼安科菲奥雷。夜间一片漆黑，狂风大作，他们的船遇到了极大的危险。危险过后，他们发现船被刮到了帕忒诺珀古城的海岸边。水手们见自己如同进了天堂，这才放下心来。众人不知命运迫使他们来到了哪个海岸，便纷纷感谢众神，等待这新的一天。后来，菲罗科坡和同伴们发现，这里曾是水手们停船的港湾，都喜出望外，充满自信地上了岸。他们不像是走下甲板，倒像是刚刚走出自己的坟墓，重获了新生。

为感谢众神指引他们平安度过了一次如此凶险的航行，他们异口同声地赞美了众神，献上了微薄的祭品，然后安享舒适。阿斯卡列昂的一位体面朋友将他们迎进了城。在那里，他们让人修好他们的船，一切换新，重新铺装甲板，船桅、船帆和船尾也全都做得比失去的那些更好。他们留在城中，等待新的航行，但逗留的时间却比预想的长得多。以前，菲罗科坡曾有许多机会做陆地旅行，但阿斯卡列昂曾使他不敢到帕忒诺珀来，因此他一直盼着更适当的机会。在城中，他与同伴们目睹了福玻斯五次出游，又五次返回^①，诺图斯^②才不再那样狂暴。

① 福玻斯 (Phoebus)：古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每日清晨驾四马金车，自东向西在天空奔驰。此句指过了五天。——译者注

② 诺图斯 (Notus)：古希腊神话中的南风（或西南风）之神。又称奥斯特耳 (Auster)。此句指南风止息。——译者注

在如此长的时间里，他们几乎从未有过任何消遣，何况菲罗科坡也很想完成那次被延宕的航行。一天，他对同伴们说：“我们不如去呼吸些令人心旷神怡的空气，到海边去消磨时光吧，顺便也好商议一下日后的航行，做些准备。”

于是，他便与蒙托里奥公爵及其他同伴迈着不紧不慢的步子，闲聊着各种事情，朝着安放着最著名诗人马罗骨灰的那个地方走去。他们一路走着，在离城不远的地方，从一个花园旁经过，听见里面传出年轻先生、女士和少女们悦耳的欢宴声。

这里回响着各种乐器发出的声响，还有天使般温柔可爱的歌声，使听者们的心田充满甜美的愉悦。这声音使菲罗科坡十分愉快，不觉驻足聆听。甜美的声音渐渐驱散了他先前的忧郁。接着，阿斯卡列昂又不让同伴们再聊下去，要他们专心听那声音。

命运女神让菲罗科坡一行在此停下来，正欲聆听花园中的声音，一位年轻绅士走了出来，看见了他们。根据外表、姿态和神情，他知道他们都是值得尊敬的贵族绅士。于是，不等回到花园，他便对同伴们说：“快来，我们去欢迎几位年轻先生吧。看样子，他们全都是有身份的绅士。或许他们因为没有得到邀请，所以没有进来，此刻正在外面听我们的娱乐呢。”

这位绅士的同伴们离开正在消遣的女士们，走出花园，来到了菲罗科坡面前。根据外表，他们知道他是这些人当中为首的。他们用最尊敬、最适于欢迎如此一位客人的语气，再三邀请菲罗科坡一行到花园里去，使他根本无法拒绝这番盛情。

这些甜美的恳请之辞，打动了菲罗科坡和他同伴们善良的心。于是，菲罗科坡便回答说：

“朋友们，说实话，对这样的欢宴，我们虽说不会去有意寻找，但也不会退避回绝。风暴将我们抛到了你们的海港。我

们正打算驱走生自无所事事的郁闷，因为我们一直在叙说在这些海岸上遇到的种种灾祸。但是，命运女神却使我们听到了各位的欢宴声。命运女神若非如我们所想，若不愿使我们摆脱一切忧烦，我便不知道她何以会使各位向我们发出这个邀请。我知道她对你们十分眷顾。因此，我们愿满足各位的愿望，只是，这样做或许是滥用了你们的殷勤。本该是我们来邀请各位。”

他们边说边走，进了花园。他们看到了许多漂亮女子，她们都非常亲切和蔼地欢迎他们参加宴会。菲罗科坡一行便与人们一同饮宴。过了很长时间，他想到该告辞了，便欣然离开了那些年轻女子，并向主人们表示了谢意。然而，此刻有位女士走到了菲罗科坡面前，她比其他人都更显得尊贵，具有令人赞叹的美貌和美德。她对菲罗科坡说：

“最尊贵的先生，今天上午你们对这些年轻先生的殷勤表示了最大的快乐，为你们光临了他们的欢宴，他们应当永远尊重你们。既然如此，请你们不要拒绝我与那些女士，不要拒绝我们的第二次邀约。”

菲罗科坡用柔声回答她道：“最高雅的夫人啊，绝无任何正当理由使我拒绝你。请吩咐吧，我和我的同伴都乐于从命。”

这位太太便对他说：“各位的到来，为我们的欢宴增添了最尊贵的客人。希望你们不要马上离开而减少我们的快乐。请和我们在这里度过整整一天吧。我们为此已经重新安排了娱乐活动。”

她说话时，菲罗科坡望着她的脸，见她热情的目光如晨星一样地闪烁，她脸庞上洋溢着愉快和美惠。他认为，除了他的恋人彼安科菲奥蕾之外，从未见过如此美丽的女子。于是，他回答道：“夫人，我愿放弃自己原来的安排，听从你的安排。只要你高兴，我便听从你的吩咐。我这些同伴也是如此。”